

余嘉露與友人奏樂章築希望

【大公報訊】著名鋼琴家及「史坦威藝術家」余嘉露，將聯同四位著名弦樂家：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小提琴家王敬、香港小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家格德霍特、香港少年弦樂精英藝術總監中提琴家衛杰明及香港城市室樂團首席大提琴家康雅談，於五月十三日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一場「余嘉露與友人『觸心弦·築希望』音樂會」，支援國際非牟利建屋組織「仁人家園」(www.habitat.org.hk)在孟加拉及柬埔寨的建屋計劃。

此次音樂會曲目包括多首經典名作，如蕭邦的《F小調敘事曲》和《降B小調歌譜曲》、李斯特的《奉獻》(改編自舒曼同名作品)，以及舒曼的《降E大調鋼琴五重奏》等。

余嘉露表演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曾於倫敦皇家演藝學院和巴比勒中心舉行獨奏會，並獲邀在倫敦海濱音樂節、倫敦柏年音樂節，以及奧地利國際蕭邦音樂節等獻演。除演出外，余氏亦擔任曼克頓國際青年藝術家音樂節創辦人兼藝術總監、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基金得獎者協會副主席及史坦威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亞太區總決賽」



▲鋼琴家余嘉露將聯同四位弦樂家，於本月十三日公演一場「余嘉露與友人『觸心弦·築希望』音樂會」主辦方供圖

評委。「余嘉露與友人『觸心弦·築希望』音樂會」由通利音樂基金主辦。尚餘少量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網址www.urbtix.hk,電話三七一六六六一)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七二二一六五〇,或瀏覽網址www.carolyu.com。

「中國三大男高音」獻唱慶回歸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導：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香港歌劇院呈獻「中國三大男高音」音樂會將於五月八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中國三大男高音」莫華倫、戴玉強、魏松將登台展示男高音的魅力。此次音樂會包含不同類型和風格的曲目，如聞名於世的詠嘆調、藝術歌曲、乃至中國民歌、世界經典和香港人耳熟能詳的作品。此外，參與演唱的還有香港歌劇院合唱團和三位新晉歌劇家鄭勵勳、林穎穎和劉卓軒，福建交響樂團參與演奏、黃屹指揮。

粵語唱歌劇 美妙動聽

演唱會以蕭斯塔高維契的《節日序曲》拉開序幕，還有浦契尼名劇《托斯卡》選段《奇妙的和諧》、《星光燦爛》等。為了讓香港觀眾可以更親近地感受歌劇的魅力，特意選了體現香港人堅韌不屈精神的《獅子山下》，以及



▲莫華倫積極推動香港的歌劇發展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傳遞團結力量的《香港始終有你》等粵語歌曲；還有凝聚民族感情的《我和我的祖國》、《我愛你中華》，並以《東方之珠》結束。

談起歌劇，莫華倫說，歌劇是一種完美的藝術表現方式，需要演員、舞台、樂隊、燈光形象的完美配合，其中演員的演唱必須原汁原味不能用咪(話筒)。美聲源於西方，所以用西方的語言唱覺得很和諧。但因為漢語與西方語言的發音位置不同，所以用唱意大利語的方式唱普通話效果並不好，需要作出一些調整。因此用粵語唱歌劇更加難，因為粵語有九聲，但用美聲唱出來的粵語歌曲有意想不到的美妙。

推廣歌劇 提升軟實力

作為華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自一九九五年回港發展推動歌劇事業，至今已二十年有餘。在他看來，要提升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形象，通過文化水平的軟實力提升才是最有效的途徑，否則只有金錢的富有而文化實力不足，會被外國人當成「提款機」。他告訴記者，每次和外國朋友溝通交流時，都會介紹自己是來自香港的中國人，也會耐心地跟朋友解釋「一國兩制」，因為他發現許多朋友對這個制度有一定的誤解及不解。

此外，莫華倫積極推廣歌劇，香港歌劇院將由五月五日起，一連三日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羅西尼的兩幕歌劇《塞維爾理髮師》。該劇由費諾拿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現場音樂演奏，當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如活潑的序曲、著名的「費加羅!費加羅!」等。

訪問間，莫華倫唱起了《大海啊，故鄉》，唱畢後說：「香港是海邊的城市，很多人都是海邊出生的。離開了大海，香港也就不香港了，大海也是香港人的故鄉。」

是次演出獲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及李達鑾贊助，部分收入將撥捐東華三院以支持其各項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

音樂會憑票免費入場，查詢電話二二三四〇三〇三。詳情可瀏覽網頁operahongkong.org/zh-hant/chinas-three-tenors-concert，或登入Facebook「Opera Hong Kong」。



▲「中國三大男高音」音樂會五月八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
香港歌劇院供圖



▲「中國三大男高音」往年演出照
網絡圖片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金玉堂劇團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粵劇《喜得銀河抱月歸》。
- 珊珊粵劇曲藝會主辦，粵劇《梁祝恨史》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公演。
- 德國藝術家Heinz Mack個展「Structures」，於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303室Ben Brown Fine Arts展至五月五日。
- 「第二十五屆法國五月藝術節」聯辦節目：法裔委內瑞拉籍畫家Carlos Cruz-Díez個展，於上環皇后大道西189號紅門畫廊舉行至五月二十五日(周二至六開放)。
- 「輝煌的啓示(貳)」：十一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亞美尼亞及格魯吉亞基督教手稿展覽，於香港薄扶林般咸道90號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行至六月十一日。

筲箕灣譚公廟

陳天權



香港島有三間譚公廟，以筲箕灣阿公岩的一間最大，由從事打石的惠州客家人斥資在海邊興建，亦深得漁民敬奉。雖然筲箕灣早已停止採石工作，漁民社群大為縮小，但該廟依然受到老一輩居民重視。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譚公誕，區內多個組織舉行巡遊賀誕，吸引區外許多武術團體到來表演助興，十分熱鬧。

譚公是惠州客家人的保護神，在中國神靈譜系不見經傳。據《惠州府志》所載，譚公於惠州歸善縣九龍峰修行，常持木杖出山，並有老虎隨行代為負重物。他十三歲得道成仙，信眾向譚公求雨或賜晴，每多應驗，特建廟供奉。又傳說指譚公會呼風喚雨及替人治病，被奉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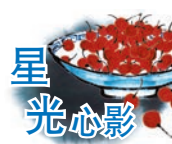
筲箕灣譚公廟本稱「譚公仙聖廟」，「仙聖」是道家對得道成仙者的尊稱。該廟建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兩進三開間結構。筲箕灣雖然也有天后廟，但香火不及譚公廟，停居避風塘的漁民都視譚公為首要神靈，出海和歸航都入廟參拜。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幅填海，廟宇現在仍然靠近海邊。

由於譚公少年得道，其神像外貌年輕。但在筲箕灣譚公廟所見的一尊較為老成，而且穿上龍袍，戴冠，缺乏傳說中的童子形象。該廟經歷多次重修，尤以二〇〇二年一次變動最大，大部分牆壁都已更換。過去兩年廟宇又曾兩度失火，修葺後更無復舊觀。



社稷安危在得人

陳煒舜



明宣宗去世，英宗祁鎮沖齡即位，似乎標誌著盛明的終結。英宗在賢臣三楊告老後任宦官王振弄權，於土木之變被瓦剌俘獲，放還後發動奪門之變，殺害忠臣于謙，歷來都將這些視為污點。不過，王振的文化素養頗高，英宗稱他為先生，與後

來引誘皇帝逸樂的劉瑾、魏忠賢等人畢竟不同。且英宗復辟後尚能勤勞政事，任用能臣李賢，廢除明初以來妃嬪殉葬的陋習；又如惠帝之子文圭，靖難時年僅兩歲，幽囚五十年，不辨牛馬。英宗於心不忍，釋放文圭及其親屬，善處也可得見。英宗現存詩數首，皆為贈予叔父襄王瞻墻者。復辟當年，英宗請年屆花甲的襄王入朝，虛心請教政務，臨別

心目中的兒女

慕秋



心目中的兒女應是怎樣的?天下父母想法大致相同：品行端正，正人君子，出眾淑女；優秀有為，最好有大成就；生活幸福，一生榮華富貴。

但事實上呢，當兒女長大成人，許多父母不覺理想遙遠，兒女或不聽教、不上進、沒本事，有的還有大毛病，如貪得無厭、偷蒙拐騙等。看那些名人教育兒女的書籍，大多不離幾條，躬先表率，有意識引導，有規劃訓練，以及廣泛課外活動，快樂家庭生活等。寫書的虎父虎媽，他們的兒女有的是十優港姐，有的考入哈佛、史丹福，看到他人做父母成功，內心羨慕的同時，往往會愧疚自責。有位媽媽說：「為供女兒讀好學校，全家節衣縮食，月學費逾萬，但

她上中學了，怎麼還看不出她的天賦興趣異人之處呢？」

另一位媽媽問：「兒子愈愛讀書愈不與我們交談，隔膜會否愈來愈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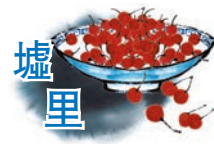
更有媽媽擔心：「兒子不愛讀書愛折騰，會否也留了長毛去托派啊？」

就周圍所見孩子，對他們作大致評估，符合父母理想的所佔比例並不大，但若降低要求，大部分仍不失為好孩子。兒女怎樣父母起一定作用但非全部，做到有意識去培養兒女的父母甚少，因為父母也有個成長成熟的過程，難以做到先知先覺，往往是回頭看總結的經驗教訓，益了他家孩子。

自家兒女是精心培育還是天生天養，要看各種因素，有時更是命中注定。最近留意到兩位富二代，並未好逸惡勞，挺優秀的。

古寺的出世與入世

葉歌



上次來杭州靈隱寺還是二十多年前我讀大學時。飛來峰、一線天猶在，古木森然，流水湍急，岩壁上的千年古佛笑容可掬。但天王殿、大雄寶殿、藥師殿等處修得更金碧輝煌。大殿前香煙繚繞，拜佛祈福者絡繹不絕。

有個希臘裔的美國學生目前正學習東正教教義，考慮日後當神父。他告訴我，曾專程到希臘著名的「男人島」、阿托斯島上建於拜占庭時期的修道院封閉清修，以免被塵世污染。而東正教也一向強調神職人員必須超脫世俗，不被花花世界所迷。所以，他對中國寺廟如此熙熙攘攘很不理解。

導遊說，這是因為內地寺廟的土地都歸國有，寺廟中人只能通過吸引遊客與信眾募捐謀求生存，所以古寺才如此熱鬧。我倒覺得這是佛教適應中國國情的具體表現。國人對各色宗教，大都懷功利、實用之心，求神拜佛不外為平安、好運，談不上專一排他式的虔誠。所以基督教、道教、佛教都可在同一個屋簷下和平共存。之後我們去參觀上海玉佛寺，地處鬧市，地窄人多，磕頭、上供、捐香火錢、舉辦水陸法會，就更盛況空前了。

我是俗人，只覺得宗教如能為大家提供必要的精神慰藉，倡導向善、行善，無論出世、入世都無可厚非。然而出家人過分商業化、功利化，恐怕就有違樸、平實的教義了。

戰國玉圓雕犀牛

李英豪



一些高古玉器收藏家，偏向罕中尋；但有些珍貴文物乃罕中之極罕，並非有錢便可得；況且「多藏必厚亡」，何必一定要據為己有？能夠有緣細賞，一睹華夏珍稀歷史文化遺產，竊以為已是一種莫大福氣。

例如附圖，為戰國時代圓雕玉犀牛，頸部陽刻條紋；因長久受地層四周汞、鐵、鋅、鈦、鉻酸鉀和其他各種礦物質酸化沁染影響，加上水侵土蝕，形成複雜奇異的色沁，天然呈黑

指犀牛；「犀」為後起的形聲字。可知我國殷、周時代野外有犀牛生存。山東壽張區出土的「小臣犀尊」，造型就是那時的「蘇門犀」，十分寫實。陝西立馬邨出土的戰國晚期「嵌金銅犀尊」，也是像真度高的犀牛造型。秦代北方已不多見野生犀牛；西漢晚期，連關中和西南一帶犀牛亦絕跡。

據殷商甲骨文卜辭記載，殷王曾「焚林而獵」，那次狩獵獲犀七十一頭。古象形初文「兕」字，就是



作〈漢水歌〉、〈岷山歌〉相賜。〈岷山歌〉曰：於皇祖宗，混八荒兮。裂土而封，命同姓兮。

維子叔父，王於襄兮。襄多山川，甲諸邦兮。

有巍者峴，禹所荒兮。垂千萬年，歸我祖宗，不可以爽兮。為澤日茂，惟德日章，燁有光兮。

保茲岷山，樂無央兮。子孫孫子，永無疆兮。

全詩格調高古、聲韻昂揚而文字雄健。此外又贈以〈襄陽四景歌〉，有「新葉滿林驚綠暗，驕陽入戶延朱明」、「鹿門山下行吟客，冒冷尋香日幾回」等語，近人陳田譽為詞旨留。

英宗被俘時，于謙為免受瓦剌要挾，立其弟景帝祁鈺。景帝本以英宗之子見深為太子，但不久卻改立己子。英宗被放還，名為上皇，實為囚徒。可知英宗復辟，受景帝苛待也是導火線。而見深即為憲宗後，仍替景帝、于謙平反，也算大度。憲宗初年的善政號稱「成化新風」，但中年以後縱容太監汪直開設西廠，弊端已現。(上)

慵懶

吳以然



時至今日，我經常反省自己慵懶個性的由來。「文革」我十歲。記憶中，我老是躺在床上睡懶覺。父母出門後，我就躺在掛有一層墨綠色窗簾的屋內，靜聽門外師奶的對談，兒童的嬉戲。整個上午，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只好躺在床上，它使我感到安全。學校已改作半日制，我是下午班。

我望着有個水跡漫漶的天花板，想着，好像可以想的東西也不多，父母親出門時的惶然一日甚過一日。我的遐想很多時停留在五斗廚下的一個裝有玻璃移門的書櫃。我反覆用思維搜索每一本書，那裏有唐弢的《魯迅的故事》，有紅色工運領袖吳運璈的《把一切獻給黨》，還有母親的《內科學》、《外科學》、《兒科學》，除了《婦產科學》有好多頁令我心跳臉紅而跳將過去，所有的書我都翻過。此外，還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有兩本，書上各署有我父親、母親的名字，他們卻吵吵鬧鬧一輩子。

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多的可看之書。幸在我不知書海之浩瀚，所以也不懂遺憾。通常，上午十點是最安靜的時刻，靜得好像有一個大虛幻境，要把我的身子吸往天花板。我總是避開那個水跡，害怕我的凝視會將我引至那個令人厭惡的水跡。然後，我繼續百無聊賴地胡思，直到又睡着了。

這樣的慵懶至少持續了兩年，直到學校又恢復全日制。可是我已落下這個病根：慵懶。